

世界艺术教育文库

鸟语花香

中国花鸟画

张 鹏 著



吉林美术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鸟语花香

中国花鸟画

张其成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SHI JIE YI SHU JIAO YU WEN KU

世界艺术教育文库

鸟语花香

中国花鸟画

张 鹏 著

吉林美术出版社

(吉)新登字 06 号

世界艺术教育文库

鸟语花香——中国花鸟画

著 作 者：张 鹏 责任编辑：朱孝达

封面设计：朱 循 版式设计：丹 赤

出版发行：吉林美术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印 刷：长春第二新华印刷厂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1092mm 1/32 4 印张 插页 16

印 数：0001—5000 册

书 号：ISBN7-5386-0721-8/J·468 定价：12.50 元

编者的话

艺术的教育与普及是当今世界人类走向文明的阶梯。在我国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过程中，艺术教育更是重要的一环。为了推进青少年的艺术普及教育，吉林美术出版社经过两年多的筹划，组织各门类艺术的专家、学者编写了这套《世界艺术教育文库》。这套文库分为美术、音乐、戏剧、舞蹈四大门类。

美术门类既包括富有东方艺术特色的中国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油画、书法篆刻及日本美术；又有代表西方社会文明的古希腊罗马美术、文艺复兴美术、法兰西美术、苏俄美术、西方现代美术；及文化特殊现象的宗教美术和石窟艺术。音乐门类包括独具风韵的中国古典乐曲、民间音乐；异国情趣的西方音乐、西方民族音乐等。戏剧门类包括蕴涵中国文化精神的民族戏剧、文人戏曲、中国京剧；表现西方人文主义的外国古典戏剧、现代西方剧作等。舞蹈门类包括包容华夏风骨的古代舞蹈、民间舞蹈；体现外国艺术精华的芭蕾舞、西方民间舞蹈等。上述作品主要介绍各艺术门类的基本概况及其特色，介绍各艺术门类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和作品。

艺术教育不是美育的全部，但却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艺术是美的集中体现，它能陶冶人们的性情、纯洁人们的心灵，本文库旨在引导青少年进入五彩缤纷的艺术殿堂，浏览、徜徉在美的境界里，对世界艺术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提高艺术欣赏能力和识别能力乃至艺术的创造能力，增强审美的观念，提高审美的素质。

《世界艺术教育文库》的问世，是出版社对中国青少年素质教育的一点贡献，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还要靠广大读者的检验。

吉林美术出版社

目 录

序论	1
一、花鸟画的萌芽与滥觞	5
1. 花鸟画的雏形：器物的图案、图腾与族徽	5
2. 耕种游牧生活的写照：画像石与画像砖	8
二、花鸟画的发展与成熟	11
1. 早期的花鸟画：从部落图腾到祥瑞象征	11
2. 花鸟画两大画风的形成： 黄家富贵与徐熙野逸	15
三、花鸟画的抒情咏志	21
1. 从“黄家”到“皇家”： 精密细致一派工笔的发展	23
(1) 统治着艺术王国的宋徽宗与宋代画院	23
(2) 明代画院中的边文进与吕纪	33
(3) 没骨画家恽寿平	36
2. 水墨写意的发展历程	40
(1) 别出心裁的崔白	40
(2) 走出黄家的元代画家钱选与王渊	44
(3) 明清两代水墨写意画的盛况	48



3. 文人画中的水墨四君子	61
四、近现代的花鸟画	83
1. 异军 突起的“扬州八怪”	83
2. 海上画派	98
(1) 清末的花鸟画	98
(2) 海派画家	101
3. 现代花鸟画艺术大师齐白石与潘天寿	114
后记	122



序 论

中国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先生曾说：“一切艺术的境界，不外是写实、传神、造境，从自然的抚摩、生命的传达到意境的创造。”确实，艺术扎根于对万物的酷爱，爱它们的外观形象，并由此而更深爱它们的灵魂，爱那深蕴在线条、色调与体积之中的万物之魂。《楚辞》有云：“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古代诗人，窥目造化，体为深刻，传神写照，万象皆春。所谓“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一天的春色寄托在数点桃花之中，二三水鸟便启示着自然的无限生机。中国人就是这样在一花一鸟中发现了无限，表现了无限，创造出了令世人倾倒的花鸟画。

中国的花鸟画产生在一种特殊而古老的文明环境中。几千年来，经历了发端、发展、成熟到升华变化的漫长路程。它是华夏民族智慧与创造力量的集中表现之一，并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华夏文明在古典文化艺术领域的最高水准。中国乃至东方世界对宇宙自然的看法，对社会人事的态度，对美与永恒性的追求，都在中国花鸟画里得到了显化，并通过它们而获得了千百万炎黄子孙的认同。历代那些或稚拙或沉雄，或灿烂或隽永的花鸟画名品，都是我们民族的精英——书画艺术家们以审美方式与主客体世界

进行心灵对话的形象记录。这种晤对上升为哲学化的高度，在“若坐、若行、若飞、若动”的纵横笔画之间，在“微茫惨淡”、“有丰致、有缥缈”的笔情墨趣之中，蕴含着情思，也体现着“道”，表现着对人性乃至对生命宇宙的体验。可以说，历代流传下来的那些有名的或佚名的作品，都凝结着民族与时代的心态，积淀着民族精神的文化层。

中国古代花鸟画是中国画的传统画科。它以动植物为主要描绘对象，又可细分为花卉、翎毛、蔬果、草虫、畜兽、鳞介等支科。它通过花鸟托物言志、表情达意，抒写作者的思想感情，表现时代精神，间接反映社会生活，体现了中国人与作为审美客体的自然生物的审美关系，具有较强的抒情性。因而在世界各民族同类题材的绘画中表现出十分鲜明的特点。其技法丰富完善，按描写手法可分为工笔花鸟画和写意花鸟画（又可分为大写意花鸟画和小写意花鸟画）；按水墨色彩可分为水墨花鸟画、泼墨花鸟画、设色花鸟画、白描花鸟画与没骨花鸟画。

“绘事不难于写形而难于得意，得其意而点出之，则万物之理，挽于尺素间矣，不甚难哉！或曰：草木无情，岂有意耶？不知天地间，物物有一种生意，造化之妙，勃如荡如，不可形容也。”在花鸟画创作过程中画家自身的精神状态、心理机制，必然波及到作品的创作与表现中，那物化了的形象必然与内在生命力始终在相互的调剂中达到平衡。对题材与表现对象的选择，是以笔墨表达主体的特定情绪为原则，而这种情绪又正适合表达主体内在生命活力的波动。心胸舒展则笔墨洒脱自如，写梅、兰自然秀

丽之趣，正表现出这种笔墨律动与生命律动的同构。

中国花鸟画对于物象是主观能动地感悟而非被动地形肖，画菊“更觉傲霜凌秋之气，含之胸中，出之腕下，不在色相求之矣。”；画花草树木“皆随处留心，一经入眼，当蕴胸中。”；“画梅有会心处则笔自有神。”；“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枝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花草树木，万紫千红，均属客观的自然形态，在大自然中，它们相互依存，各得其所。它们身上包含着顽强的生命活力和冥冥宇宙内在规律的支配力。创作者面对这些自然的物象，并不仅仅以悦目为满足，而是要通过这些物态形象展示自身生命的过程，并将它们的客观习性与人类的际遇、理想联系在一起，使客观物象与主体精神得到相互间的沟通，从而把对物象的写照变成对生命意志的肯定。

花鸟画以表现创作者精神的内在生命活力、展现创作者性情意趣为主旨，它必然超越客观物象的束缚而获得表现上的自由。然而它又不彻底摆脱对物化形象的依托，而是在“似在不似之间”求生存，并形成某种特定的物态形象来表达一定的感情和理想，使视觉形象具有欣赏的稳定性。这样花鸟画虽然超越了物象，但并没有使欣赏主体陷入迷乱，而是在有无之中，体味无穷的艺术魅力。

在花鸟画中笔墨承担了这一职能，并在长期的表现过程中形成一套完整的程式规范与审美标准。

中国花鸟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适应中国人的社会审美需要，具有民族特色，因而传达表现了民族感情。

时代在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趣也在逐渐变

化，花鸟画这一古老的画种在今天也面临着推陈出新的历史使命。今人肩负着继承和发展花鸟画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踏踏实实地学习、挖掘传统的精华；一方面应深入到生活中去，收集新鲜生动的素材，同时广泛地吸取包括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营养，不断地进行艺术实践。突破陈旧的程式，发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出题材新、意境新、技法和形式皆新的作品。符合今人的审美情趣，表现今人的审美理想。

一 花鸟画的萌芽与滥觞

1. 花鸟画的雏形：器物的图案、图腾与族徽

人类在开始表现自身的时候，就已开始了对自然花木禽鸟的表现。自石器时代始，花鸟在绘画上得以表现。考古发现的那些对称相向的凤凰、装饰性极强的线刻鸟纹图案，都已是纹饰工整、严谨，结构均衡、匀称，经过夸张变形的成熟的艺术作品了。

河姆渡文化是目前已知的长江流域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距今已有 7000 多年的历史。那里出土有一双鸟纹骨匕柄，刻在骨匕柄上的阴线双鸟纹饰，是河姆文化中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形象之一。

原始艺术在当时那个刀耕火种的年代更多的是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与观念性。这件作品中的双鸟，已经从实物具象演化为定型化的纹样。两只鸟转头相对，利喙弯曲如钩，头顶以复线刻出羽冠。鸟眼雕刻得圆而深，共同的身体以圆环形渐渐扩展，似火焰一般，既象鸟儿展翅而欲飞，又如一团神秘的火球在燃烧。鸟身与鸟头和谐相配，形成了既有运动而又稳定的菱形造型。整个画面使用了七种或更多的不同粗细、不同深浅、不同曲度的线刻，运刀圆润流畅，真令人难以相信这是出自那样一个远古蒙昧



时代的作品。鸟纹四周花草环绕，似稻穗、叶纹或藤条纹。进入农业社会的原始人类，用艺术来表现自己周围的世界，自己内心的观念，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些无拘无束的纹样环绕着精心设计的图形，反映了原始人对自身的力量、信念开始主动认识。在河姆渡出土的遗物中，这类纹饰非此一种，它们虽然形象不同，但那巨形的勾喙、脑后的羽冠及圆形火焰般羽毛的身体却是共同的。也许这些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双头鸟，已经成为原始人某种观念的象征和标记了。这与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出土物有着相似的造型与装饰，这些古代不同时期不同区域艺术中的相似造型，或许蕴寓着人类心理上共同的审美追求。

这件小小的原始社会中的线刻作品也许就是作为后来中华民族创造的百鸟之首“凤凰”形象的雏形吧。

让我们再来欣赏一幅五千年前的完整绘画作品，1978年出土于河南临汝阎村的一只陶瓮，上绘《鹳鱼石斧图》（彩图1）。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由白、黑、土红与土黄色的陶衣共同装饰的强烈、单纯、朴质的彩色画面。画面正中的鱼和右边石斧的绳索以粗重黑线寥寥数笔勾划而成，鱼眼及斧上的钻孔则均以一小黑圆点画出，构图垂直、稳定，愈显画面凝重、庄严。最有趣的是与斧柄垂直的石斧向右倾斜，而斧柄向左微弯，仿佛要向下砍去。右斜的斧刃正好与左斜的鹳鸟相呼应，使得画面上每件物体都似乎处在一种动感而整体上又均衡的状态中。斧柄上手握部分和鱼的尾鳍，都涂成了深色，不但增加了色彩结构的稳定，也使描绘对象的特征更加突出。

画面左边的鹳鸟，长嘴高足短尾，以两足为支点，身

体和长颈向后仰而倾斜，它正用力叼起一条沉重的大鱼。鸟的神气与体态都选择、描绘得十分恰当明确，栩栩如生。为了突出鸛鸟的洁白，鸟身用白彩平涂而未用线条勾勒。鸟的大眼睛用线条勾成圆圈，并在正中点了上瞳仁。鸟的膝关节凸出，愈显情趣盎然。

画中的三个形象在用线、用色与布局中处理的不同，体现了作者匠心独具的构思，形成了一个统一而有变化的画面。

这幅作品中的描绘对象，不是单纯作为人们喜爱的观赏对象来描绘的，而是含有某种特殊的纪念性意义。画面上不同形象的组合，也许象征着不同部族之间的联盟、交往或斗争。也有人认为石斧是父权社会中权力的象征，这件葬具本身形象体积大而特殊，也许正是某位部族首领所拥有。同时，它也反映了当时的渔猎生活。另外，闻一多先生在《说鱼》中认为：“鱼是繁殖力最强的一种生物，所以在我国古代，男女青年间若称对方为鱼，那就等于说你是我最理想的配偶。”《说鱼》还举古诗中鸟啄鱼隐喻男女配偶。总之，虽然对这幅作品的含义有各种解释与推测，但是这些题材的描绘手法，却已经包含了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造型特征，使它成为一件罕见的绘画珍品了。

这种图腾、族徽或者被人们看成崇敬的对象，或者作为不同身份、等级的标志。有的鸟兽也逐渐转变为吉祥的征兆、幸福的象征，在美术作品上得到更为广泛地表现。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鸟兽作为图腾、族徽，在原始社会业已开始，此后一直延续到奴隶社会，在青铜器的铭刻与纹饰上仍有所表现。青铜器上的纹饰展示着花鸟艺术前进的

轨迹。禽鸟在铜器上大量出现，而且在装饰与写实技艺方面具有更新的成就。商周铜器上的凤，与此一脉相承，在图案化的纹饰化中，或是华丽繁缛，或是简洁劲健，但都着意于鸟的生意与生命活力的表现。

2. 耕种游牧生活的写照：画像石与画像砖

艺术发展至汉代，以画像石、画像砖为最具代表性的艺术作品。它题材丰富，包罗万象，堪称研究汉代社会生活的形象的百科全书。

四川成都凤凰山出土的画像砖《收获弋射图》是一件极著名的作品。画面分为上下两层：下为收获，上为弋射。

汉代人收获，与今人相异，他们是先割稻穗，然后芟草。图中前方二人正双手挥动大镰在割稻草；中间三人手持一种叫铰的小镰割稻穗；后一人肩扛手提，借送饭食之机而将选好留种的稻穗带回去。

弋射也称“缴射”。“缴”是一种叫“缕”的线，“缴射”就是将系缕的箭射出去，然后再将箭及射中的东西收回。这是汉代一种很特别、很有趣的射猎方式。它并不一定都作为谋生手段，有时则是上层社会的娱乐方式。图中两位射手临池而坐，正张弓欲射飞起的凫雁，箭上系缴。在他们身边放置有回收缕的器具“鰧”。水池中盛开的荷花、莲蓬，水中有游动的鱼儿，天空群鸟惊飞，各奔东西。

收获和弋射这两种不同题材出现的同一画面上，其艺术处理各不相同。收获的动作重复而单调，在画面中被处

理得平稳而富有节奏感。三个割穗者动态一致，仿佛能听到整齐的收割声，打着稳定的、起伴奏作用的节拍；而两个割草者，那不一致的大幅度的挥扫，自然是发出了喧响又此起彼落的声音，有如热烈的歌唱。这是一曲田园式的、淳朴的牧歌。相反，弋射场面则显出一种骚动不安。这种动荡的效果，是通过对飞鸟和射手的神情动态的描写所取得的。群鸟脖子伸长，用劲扇动翅膀，四散纷飞，作逃命状。两个射手，一个侧射，一个仰射，姿势优美，动作沉着稳定，预示了飞鸟的不祥命运。

总之，画面成功运用了烘托和反衬的艺术手法，收获图中割穗者动作的单调、整齐与两个刈草者动作的自由和强烈互为反衬。弋射图中，水池中的安宁和恬静，也使天空中群飞的鸟儿更显忙乱。如果从线的角度来看，水池中是由代表宁静的横线所组成，天空则由象征运动的、呈放射状的斜线所组成，造成了强烈对比的艺术效果。画面造型遗貌取神，注重动态气势的把握而不作五官细部的刻画。古拙凝重的砖纹线条，加强了作品意匠的内涵和深度，具有浓郁的汉画气息。此砖向我们表明，作者不但善于表现劳动生活中惊心动魄的戏剧性矛盾，也善于从平凡的劳动生活中发现意味深长的抒情诗一般的美，在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方面，达到了当时绘画艺术的先进水平。而且此砖图像因其写实性强，为今天了解汉代社会的一些侧面提供了直接的、形象的材料。

汉代还有被称为“天上四神”的动物，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龟蛇合体）。故汉墓中出现有大量《四神图》瓦当。因汉代人把东、西、南、北、中分别用青、